

这位日本老人  
40年间110余次来到宁波

# 因为他 三江口多了一处海丝“遗迹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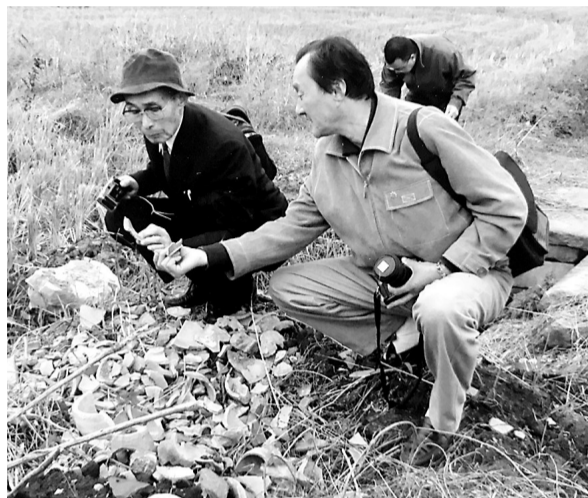
“宁波人民的老朋友”村上博优以95岁高龄辞世

有一位日本老人，外表精瘦、矮小，质朴无华，却在过去40年间，以极强的信念莅甬110余次，一心寻访、踏勘中日文化交流史迹。

宁波的庙宇、古道、山川、城池，在他心中勾勒出一张详尽的地图，他永远不会迷路。

2017年，时年93岁的他最后一次访甬，在天童塔院跪别祖庭，在场陪同人员无不动容。

昨日，记者从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证实，中日友好长野县曹洞宗协理理事长、“宁波人民的老朋友”村上博优于7月31日23时左右在日本上田市医疗康复中心辞世，享年95岁。

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村上博优(左)与杨古城在考察梅园石。  
杨古城 供图

## 因为他 宁波市与上田市 建立友好交流关系

昨天，宁波地方文化界被一则消息刷屏：日本佛教学者、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使者村上博优因病辞世。

村上在甬友人、多年随身翻译胡爱民最早得知消息，“7月中旬，我和家人刚去日本看望过他，当时他的腿有些浮肿，但精神尚可，知道我们来了，还把病床摇起来，跟我们说了20分钟的话。”临别时，村上博优委托胡爱民向宁波多位友人问好，并相约再见。

村上对中国文化，尤其是宁波历史上与日本之间的往来，特别感兴趣，也特别有研究。“他始终认为，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，毕生以考求渊源为志向。他对中国、对宁波的热爱和虔诚，超过大部分的日本人。”胡爱民说。

1979年，村上博优首次来甬，参访日本曹洞宗祖庭——宁波天童寺。村上20岁出家，任长野县上田市龙洞院住持。这是一所曹洞宗寺院，对祖庭的向往，长期萦绕在村上心中。得知有机会来华，时任上田市教委会教育长的村上博优第一时间联络宁波外事办，表达了想来天童寺的愿望。“应该说天童、育王两寺第一时间得到修复，也与他从中联络、协调、促成分不开。”胡爱民介绍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村上几乎年年来甬，考察了鄞东大梅山、福泉山大慈寺、古育王乌石岙等多处中日文化交流史迹，并多次促成两地佛教代表团互访，对研究日本东大寺与宁波的关系、源实朝将军与阿育王寺的渊源、日本古瓷濂户烧技艺源自宁波等问题，有开创之功。

这一阶段，村上主要的学术成果是撰写《樵谷惟仙禅师概考》。樵谷惟仙是南宋中后期两次到中国求法的日本高僧，在天童苦习五年后，归国开创上田常乐寺。

借此古代僧侣交流的渊源，在村上博优等人宣传和推动下，开启了宁波、上田两地当代文化交流的篇章。1995年，宁波市与上田市正式建立友好交流关系。宁波市外办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迄今两市友好关系依然密切，在诸多领域开展了积极的交流合作，取得良好的成果。

◀2016年，92岁的村上博优在天童拍摄有关遗迹。  
杨古城 供图



村上博优在日居所。胡爱民 摄

## 因为他 三江口多了一处海丝“遗迹”

村上博优对宁波一片赤诚。出于宗教渊源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与好友、日本永平寺监院南泽道人一起，一心想在宁波为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禅师立一块碑。道元，是一位极具宗教地位的日本名僧，比樵谷惟仙至甬时间更早。他在天童得法后，开创日本曹洞宗，对于天童、对于日本，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。

当时在宁波，为一位日本僧人立碑，是有难度的。村上克服了诸多艰难，花费数年在宁波、北京奔走，最终促成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在三江口矗立。今日，在江夏公园以北，可见此碑蔽于树荫之下。该碑造型为一艘船，碑文如帆，行于海上，顶上一颗珠，象征着地球的世界性。胡爱民说，三江口实际已无宋代遗迹，立碑的行为多少记录了曾经。现在，宁波人再考海丝脉络，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已是一处不可不访的所在。

“村上为考察入宋僧在甬史迹不遗余力，最喜欢走的就是鄞东与东钱湖一带的古道，因为他觉得这些路可能是数百年前道元、樵谷等人曾经走过的。”胡爱民说，日本研究宁波文化的学者很多，村上可能是其中对宁波佛教地理亲身考察最详尽的一位，很多宁波人可能都没有他了解宁波。

2017年4月，时年93岁的村上最后一次访甬，由宁波友人杨古城等作陪。他先后去了天童寺、育王寺、大慈寺、白云寺、大梅山、市区城隍庙等地，可以说，把他多年来觉得最重要、最在乎的地方都走了一遍，也许他当时也知道，这是最后一次来了。在埋葬历代祖师的天童塔院，村上博优跪地，与祖庭叩别，这一幕令杨古城极为动容：“他对信仰的虔诚、对宁波的挚爱，都在这一叩之中了。”

## 因为他 两地民间文化交流充沛融洽

莅甬110余次，村上博优与许多宁波地方文化爱好者建立了深厚友情。已故学者曹厚德，生前与村上有着密切交往。据曹老的忘年交丁唯真女士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村上曾携带《樵谷惟仙禅师概考》一书的样本专程飞到宁波，特地去曹厚德家中求题字。曹老没准备，很惊讶。村上说，“打电话、发信息对您不尊重，我必须人来”。得了字后，当天下午村上就欢天喜地地飞回了日本。

最后一次来宁波时，村上不顾高龄爬上6楼，再访曹老。握别时分，两人都红了眼眶。“1979年，村上第一次到天童寺的时候，就结识了当时忙着修缮寺庙的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曹厚德。两个同样对宁波有着深情厚谊的人，维持了一生的友谊。”丁唯真说。2005年，宁波为村上博优访甬百次暨八秩寿辰举办欢迎会，曹厚德作赋以贺，中言“闲关万里，促交不惮身心累；往返百回，探古何愁驿路远”，可谓村上的真实写照。

另一位地方学者、江北佛教协会秘书长王介堂，也与村上结缘深厚。“他最后一次来宁波，除了走访宝幢附近的古道，还寻访了鄞东一座皎碛桥，我们宁波人对这座桥也不怎么熟悉，他却能站在桥上，明确指点河水流向，可见对宁波有多么熟悉。”王介堂回忆，还有一次，他陪村上行走东钱湖，村上突然询问，这里是不是离韩岭很近，说韩岭有个古凉亭，想去看看亭上对联，确认跟书籍记载是否相合，“当时我们已上了高速公路，绕行了近3个小时才到韩岭。他的执着让我们感动。”

记者 顾嘉懿